

古典名著 名家点评

史记菁华录

〔清〕姚苕田 选评



《封禅书》极写武帝荒侈，《河渠书》极写武帝励精，然其雄才大略，正复彼此可以参看，非彼继而此伸也。

千古富人中善用财者，吕不韦、卜式两人而已。

子房为韩报仇一段，忠勇之气，便是千古大侠。所以传中离奇因霍，所遇之人，所为之事，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后世神僧、剑客诸传，诸泉、杜阳诸录，悉蓝本于此，自来却无人拈破。

于相如传中特将立太子以绝秦望一议，属之廉颇，则廉将军之为社稷臣，加于相如一等明矣。史公好奇而有奇识，详简以著其奇，右廉以见其识，千秋良史之才，岂偶然乎？

读者皆以须贾为范雎所卖，吾独以为范雎则实为须贾所卖耳。……贾微察行藏，绋袍藉手，而遂以进退维谷之身俨然得附于故人之谊，……斯时雎实为贾所弄而何暇弄贾？

以卫将军、李广相提而论，则抑卫而右李。以霍骠骑与卫青相提而论，则右卫而贬霍。史公笔补造化，卓识超空，迥非班、范所得梦见也。

古典名著 名家点评

史记菁华录

〔清〕姚芷田选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菁华录/(清)姚苾田选评. —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

(古典名著 名家点评)

ISBN 978 - 7 - 101 - 07603 - 5

I. 史… II. 姚… III. 中国 - 古代史
IV.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703 号

书 名 史记菁华录
选 评 者 [清]姚苾田
丛 书 名 古典名著 名家点评
责任编辑 周 旻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½ 插页 2 字数 24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603 - 5
定 价 20.00 元

出版说明

《史记》是西汉司马迁所著的一部记载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史事的史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所创的“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纪事的“纪传体”，成为我国传统国史的标准范式，《史记》也作为“二十四史”之首，成为史学史上的泰山北斗。同时，《史记》又以闳博奇肆、元气淋漓的叙事风格和少有其比的文学成就，为后代文学创作开无限法门，在文学史上也有着崇高的地位。正因如此，《史记》才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但是《史记》一共 130 篇，五十余万字，篇幅巨大，记事繁多，想要每篇都能读通读懂绝非易事；于是为了方便人们阅读理解，历史上曾出现了很多《史记》选本，其中影响最大、最受青睐的则是清代姚芑田精心剪裁点评的《史记菁华录》。

据《史记菁华录》道光四年甲申（1824）刊本赵承恩序，姚芑田是浙江钱塘人，康乾时期在世。根据吴振棫的题跋，他名叫姚祖恩，芑田是他的号。可惜吴振棫的题跋对他没有介绍，所以我们对他的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均不得其详。不过，根据本书卷三《范雎蔡泽列传》眉批“范雎人品心术皆高，其有功于秦亦甚大，某于评点《国策》中每亟予之”可知，姚氏除了著有《史记菁华录》之外，还曾评点过《战国策》。又，他曾将朱彝尊的《明诗综》（一百卷）别附的“诗话”整理为二十四卷《静志居诗话》刊行。他的堂号叫“扶荔山房”，他及他的后人以此为号刊刻了大量书籍。姚氏认为，《史记》一书“泔洋玮丽，无奇不备，汇先秦以上百家六艺之菁英，罗汉兴以来创制显庸之大略”，是学者绝对不可不读，却又“至不易读者”，因此，他“特采录而详阅之，务使开卷犁然，皆可成诵，间加论断，必出心裁”，采用节选加评点的形式，掇《史记》之精华，编成《史记菁华录》，使《史记》的天工人巧和太史公的苦心孤诣呈露于读者面前。

据《史记菁华录》“题辞”末书“康熙辛丑七夕后三日芑田氏题”，卷尾跋末书“辛丑长至后三日阅讫题此”，可知这部书编成于清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全书分为六卷，从《史记》中选文 51 篇，包括“本纪”3 篇，“表序”3 篇，“书”3 篇，“世家”9 篇，“列传”33 篇，约十万字，占全部《史记》的五分之一。其中全文选入的有 16 篇：《高祖功臣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六国表序》、《萧相国世家》、《伯夷列传》、《司马穰苴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信陵君列传》、《季布栾布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汲郑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不含褚少孙补写部分），都是《史记》中的精华。节选的篇章中，传统名篇如《项羽本纪》、《留侯世家》、《商君列传》、《平原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淮阴侯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的精彩段落基本都被选入；还有些则是姚氏独有会心的段落，如《外戚世家》、《刺客列传》、《范雎蔡泽列传》等。由于他善于把握《史记》各篇的要旨，能洞彻其章法布局，所以他的删节大多恰到好处，既保持了《史

记》瑰奇闳深的固有风格，又因删繁就简而使情节更集中，主线更清晰，人物性格更鲜明。更可贵的是，经过删节后的文字，并无割裂支离之病，依然脉络贯通、首尾圆融、神气完足。而这些，都与评点相辅相成，成为本书最突出的优点。

《史记菁华录》采用了明清文学批评中最通行的“评点”形式，集文本鉴赏与理论批评为一体，多有独特见解。姚芷田曾说：“评注皆断以鄙意，视他本为最详。”可见他对自己的评语是非常自负的。事实上，书中精彩警譬、简洁扎实的评语确实至今仍能给《史记》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以有益的启发。从评语的形式来看，有眉批、夹批和篇末评语三种。眉批和夹批每篇都有，夹批插在《史记》原文之中，眉批置于所要评论的原文之上页眉位置，这两种评语侧重于品评篇章中的字、句、段。有些篇章后有篇末评语，侧重于品评全篇的总体立意。从评语的内容来看，有章法结构的分析、字法句法的讨论，也有微言大义的钩稽、会心独到的阐发，虽然个别地方也有穿凿附会、故弄玄虚嫌，但姚氏对于史学与古文深厚的造诣确实令人敬服。

中华书局出版“古典名著名家点评”丛书，《史记菁华录》自然不可不收。《史记菁华录》的版本，古本以吴兴姚氏扶荔山房清道光四年刊本较胜，整理本则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最为通行。这次我们就以扶荔山房本为底本，参考通行本重新整理出版此书。其中，《史记》原文部分的文字依底本，明显的错字则径改；段落、标点依中华书局校本《史记》，个别明显姚氏理解与点校本不同的，按姚氏原著点断，以便最大限度地保留姚著文本原貌。底本中的夹批与眉批原无标点，通行本虽加上了新式标点，但尚有不当之处，此次整理时重新进行了标点；底本中的眉批置于正文上方，对应关系不甚明确，此次整理，凡总论全文的眉批皆摘出置于篇题之下，其他的插入相应的原文或夹批之后，用鱼尾括号标明“眉批”，与夹批区分，力求使点评的眉目更清晰，进一步提升其提示、点评功能。本书将夹批与眉批处理成红色仿宋体，既与《史记》原文相区别，也更好地突出了其点评的特色与特长。由于姚氏眉批有时涉及《史记》前后很长一段内容，很难确定究竟应插于何处，只好选择整理者认为最合适的地方安插，尚请读者鉴之，并多多指正。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0年10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史记菁华录

题 辞 1

卷 一 3

秦始皇本纪 3

项羽本纪 5

高祖本纪 14

高祖功臣年表 16

秦楚之际月表 17

六国表 18

封禅书 20

卷 二 31

河渠书 31

平准书 33

越世家 38

陈涉世家 41

外戚世家 43

齐王世家 45

萧相国世家 47

曹相国世家 50

留侯世家 52

陈丞相世家 55

卷 三 57

绛侯周勃世家 57

伯夷列传 60

老庄申韩列传	62
司马穰苴列传	64
商君列传	66
张仪列传	68
孟子荀卿列传	70
孟尝君列传	73
平原君列传	75
信陵君列传	77
范雎蔡泽列传	82
卷 四	85
廉颇蔺相如列传	85
屈原贾生列传	89
刺客列传	92
张耳陈馥列传	94
淮阴侯列传	97
韩王信卢绾列传	102
郦生陆贾列传	104
刘敬叔孙通列传	108
季布栾布列传	110
卷 五	113
张释之冯唐列传	113
扁鹊仓公列传	117
魏其武安侯列传	121
李将军列传	129
匈奴列传	135
卫霍列传	137
司马相如列传	140
淮南列传	142

卷 六	145
汲郑列传	145
酷吏列传	150
游侠列传	161
货殖列传	165
滑稽列传	168
太史公自序	171

题 辞

余少好龙门《史记》，循环咀讽，炙辘而味益深长。顾其伙颐奥衍，既不能束之巾笥，又往哲评林，迄无定本，尝欲抽挹菁华，批导窾隙，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润而倾沥液者，澜翻胸次，而龙门之精神眉宇，亦且郁勃翔舞于尺寸之际，良为快事矣！

客有谏于予者曰：“《史记》者，龙门一家言也。而擘摘刺取之，能无剽擿之訾乎？”予曰：“客盖未达乎文章之原者也。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此《史记》之名所由昉也。自左氏因《春秋》之文作内、外传，于是言与事始并著于一篇之中。宋真德秀论次文章正宗，特分议论、叙事为两途，实原本《尚书》、《春秋》之遗意而判厥町畦。故其录《左》、《国》、《史》、《汉》之书，一篇之文，有割其事于此而缀其言于彼者。盖《文选》以下，别无荟萃古文，有之，自德秀始，而其法已然。且《左氏》用编年之法，每自为一篇以尽一事之本末，至杜元凯始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符，后世记诵之学亦各取其一节之精妙而命之曰篇，其来旧矣。顾独于《史记》而疑之乎？盖古人之读书也，既知夫三仓、五车之才，选于千万人而不能以一二遇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不亦殆乎？又以为古人比事属辞，事奇则文亦奇，事或纷糅，则文不能无冗蔓，故有精华结聚之处，即不能无随事敷衍之处；掇其菁华而略其敷衍，而后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读之者乃甚甘也。今夫龙门之文，得于善游，夫人而能言之矣，则当其浮长淮，溯大江，极览夫惊沙逆澜、长风怒号、崩击而横飞者，吾于其书而掇取之；望云梦之泱泱，睹九嶷之芊绵，苍梧之野，巫山之阳，朝云夕烟，靡曼绰约，吾于其书而掇取之；临广武之墟，历鸿门之坂，访潜龙之巷陌，思霸王之雄图，鹰扬豹变，慷慨悲怀，吾于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吊蚕丛、鱼凫之疆，扞石栈、天梯之险，萦纡晦窅，巉峭幽深，吾于其文而掇取之；适鲁登夫子之堂，抚琴书，亲杖履，雍容鱼雅，穆如清风，吾于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后胜未来，前奇已过，于其中间历荒堤而经破驿，顽山钝水，非其兴会之所属，斯逸而勿登焉。读其文而可以知其游之道如彼，则文之道诚不得不如此也。吾见今之耳佣而目僦者，日置全史于几案之旁，自成一童以迄皓首，固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钩章棘句，即掩卷不遑卒读者，徒琅琅于管、婴、夷、屈数传，又不得其窾隙之所存，犹且号于人曰‘剽擿之不古也’，其为自欺以其人，岂不足胡卢一笑哉！”客无以难，遂书其语于简端。

凡《史记》旧文几五十万言，今掇其五之一，评注皆断以鄙意，视他本为最详，约亦数万言。龙门善游，此亦如米海岳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间卧游之逸品也。因目之曰《史记菁华录》云。

康熙辛丑七夕后三日，苕田氏题。



史记菁华录卷一

秦始皇本纪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以谦物作夸诩，辞气峻厉。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其辜，总前六国罪案，简而伟。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言下已前无古人矣。诸臣只阐明此意耳。【眉批】先儒谓：秦时诏令，杂以吏牍，自是一种文字。然《谏》、《诰》之下，汉诏之前，实另具一段精严伟丽光景，此其第一令也。绝大不群。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秦初三公之职如此。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看其即将前令敷衍，不更益一语。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秦人万古罪案，即万古功案。臣等谨与博士议曰：有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古拙可爱。此即《封禅书》悠谬之说也。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古劲之极。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眉批】先自定义，复称制以可之也。○称制可奏始于此，实为娟峭。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又了一事。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首援太古为说，波澜甚壮。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断得妙。【眉批】只三十余字，有援引，有跌宕，有断制。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意极愚而词极婉。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填’、‘镇’古字通用，亦有竟作填义者，更古。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下其议亦始此。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凡人臣引议，不援目前所至切者为言，则其议难申。斯得其旨矣。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总只申初令之旨，细味自知。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数言利害皆尽。【眉批】为秦计诚非。然千古不能易者，积重之势使然也。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始皇语语有盖世之气。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官三等。更名民曰“黔首”。大酺。以“大酺”收分郡案，下又逐件起。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镮，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一销兵。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二同律。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三舆地。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四建京。【眉批】篡法最古健，绝去一切支叶。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



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亦即“初并天下”之令衍出来。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始皇喜操切，此言非所乐闻。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痛切而疏宕。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重”字妙，有激射。非忠臣。”【眉批】始皇初令群臣既以为“上古所未有，五帝所不及”，故凡进谏者皆以谤古为本。淳于生独以殷、周为言，宜其如水投石也。全段总以古今为眼目。

始皇下其议。越言亦魅矣。始皇犹知下其议，可不谓犹有君人之度乎？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引古曲说。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此段为焚书案，然屡提儒生过失，实为坑儒伏脉。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诸生罪案已定。其语甚辣，妙在遽住。【眉批】前段专驳淳于，故文势作顿。丞相臣斯昧死言：【眉批】后段归狱《诗》、《书》，特更端另起。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亦从平定一统冒入，有把握。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人各以其所私学者为善也。长句曲而劲。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二句皆指“是古非今”者言之。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秦时奏议，凡欲重其罪者，多叠杂而出之，如《逐客》、《督责》诸书皆然。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钻入操切人心孔。禁之便。【眉批】妙在写得纷纷杂杂，便见《诗》、《书》煞甚坏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古制也。两层上指记事之书，下指记言之书，甚明划。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知见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前布其令，此详其罪。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律外余文，甚周匝，此实后世造律之祖。【眉批】拟令要一字无虚设，先秦文不可及如此。制曰：“可。”



项羽本纪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眉批】“本纪”无称字之例，此独称字者，所以别于真帝也。史迁深惜项羽之无成，故特创此格。初起时，年二十四。诸“纪”、“传”无特著初起之年，此独大书之，所以为三年灭秦、五年亡国作张本，正是痛惜之意。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眉批】提出项燕、王翦以著秦、项世仇，提出“世为楚将”，以著霸楚缘起。封于项，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特写两不成，一不肯竟学。羽之结局，已大概可见。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语倔强。而说书、剑处又有层折，见剑虽差胜于书，而意犹未厌也。如闻其声。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真英雄气概，在此句。

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妙用《孟子》“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句法。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名甚雅。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有心人见奇处。以是知其能。【眉批】“每吴中云云”数句，正注明“皆出项梁下”一句也，看“以是知其能”五字自明。古文针路皆如此。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蛮得妙，与高祖语互看，两人大局已定于此。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以此”与前“以是”句应。【眉批】当教以兵法时固已知其可用，此处“奇”字直有可使南面之想矣。细思自辨。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史公一生得意此四字，其列籍“本纪”亦坐此。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顾吴中子弟紧密。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通”字疑守之名，诸解未确。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守所见亦是，而卒见杀。观其辞气需缓，正与羽之才气相射也。【眉批】守既知项梁能，即委之可耳，何为又扯一亡去之桓楚？如其言，事何时就乎？跋前疐后，如此所以卒贾其首也。是时桓楚亡在泽中。夹入一句叙事。好笔法。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趁风起帆，机警之极，势如脱兔。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叙项梁如生龙活虎。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迅捷。梁眈字法。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如此起局，自然只成群雄事业。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以上皆以梁为主，籍为从，故只如此写。【眉批】夹叙二项，各各须眉欲活，写生妙手。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彘括得好。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二句夹叙法，合所举所收共八千人也。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校尉，将兵者；候，军候，主侦敌；司马，主军政赏罚。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闲处着笔最妙。【眉批】不特回顾“主办”一段也。古文摹写人处，往往大处不写，写一二小事，转觉神情欲活，此颇上三毫法也，不必谓实有是事。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先作一结，下文另起一案。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

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夹叙一事，非传中正文也。看其简处则极简，两行中写许多情事，如此作文，方无喧客夺主之患。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如椽之笔，与传未作章法。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眉批】起“范增”三句，字字无浪下。“年七十”与“羽年二十四”自相照应。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借陈胜引入，有把握。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倒“至今怜之”，句法妙。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畿纬之说。今陈胜首事，遥接“败固当”句。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应起句，有情。为能复立楚之后也。”【眉批】亚父首计原欲借虚名以立基业耳。东坡谓弑义帝为疑增之本，似太认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写脚色有关系。立以为楚怀王，【眉批】谬以其祖之谥即为其孙之号，非偶然惑众之计而何？从民所望也。点破，妙。

项梁起东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李斯子。益轻秦，有骄色。为梁死案。宋义乃谏项梁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宋义语只是寻常见识耳。幸而中，亦不幸而中。卒以此杀其身也。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时田假立为齐王。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即项梁。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语生色。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点明定陶，自作章法。项梁死。【眉批】此段特为怀王用宋义张本，非《项氏传》中正文，而其结构圆密，似《国语》文字。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装头长句法。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语甚撇轻，正妙在说得无甚深要。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悦之，怀王殊非妮妮下人者，然此真孟浪之举。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特插此三字，为后案。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点出一段大关目。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如后世特置之衔，欲以尊异之。【眉批】公、卿二字，古人相尊之通称。卿子，犹公子也；冠，元也；军，戎也；犹元戎之称而名特新美。

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虬虱。二语于情事不切，而必引之，活画出宋义头巾气。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此留而不行之故。【眉批】出兵以救赵，而乃以赵委之，以试其锋，岂理也哉！谬甚。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前引后收，施施如见。此辈甚多，胡可胜道？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军令亦新甚、韵甚。强不可使者，皆斩之。”暗指项羽，欲以此折其气。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一发迂缓。至无盐，饮酒高会。【眉批】宋义庸妄，不难一见而决。然是时好奇计之范增为末将，岂有不置一策之理？且项羽历数宋义之失，言言中窠，非羽所及，而其后增又即委贄于羽，故吾尝谓自此以下，皆增之计画也。盖立怀王之意，原欲借以就项氏之业，今乃任其用宋义以僨绩，岂所甘哉？苏子谓杀宋义乃疑增之本，未必然也。天寒大雨，渲染法。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总提句。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此就利害上言之。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



秦，此就义理上言之。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于义既不当，于势又无益。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透健有声。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又假大义以责之，羽安能及此？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写出隐恨来。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先指饥冻。而徇其私，又带定送子，周匝之至。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若无送子相齐一著，何以蒙恶声哉？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妙，妙。提出项氏隐衷，偏不附会“楚王阴令”之说，而词又未毕，直画亦画不到。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了宋义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写出大阿倒持来。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以上一大段，总写羽为上将军之案。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又提。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先搁一笔。战少利，陈馥馥为赵将。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写羽才气过人。

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自与后“已破”句应。先写一遍，完事迹。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眉批】“当是时”三字重提起，笔力奇恣。“冠诸侯”略作一锁，下再展开，皆故作奇恣之笔，以出色描画也。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又重写一遍，专描战功。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本助诸侯击秦也，反写诸侯惴恐，加倍写法。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登高而呼，余响犹震。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眉批】钜鹿之战，羽所以成伯业也。故史公用全力为他写得精神百倍，万世如睹。

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两“大怒”，有次序。【眉批】羽之大怒，但为其已破咸阳及尽有珍宝。范增之忌，自为其志不在小，此其相去固已远矣。叙得极明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小人多事，不知彼与刘、项有何恩怨。“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语陋得妙。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眉批】特下“旦日”二字，为下二“夜”字，二“旦日”字，一“即日”字作引子。古文伏脉之法都如此。为击破沛公军！”语直捷有势，正与后“许诺”及“默然不应”对锁作章法。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提清全局，与后对看，他人不解用此笔。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特与曹无伤“珍宝尽有”之言不相仇，所以表出范增。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还其“旦日”、“击破”之言而趣之。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十余字耳，叙得情事俱尽，性情天色俱现，千古奇笔。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眉批】张良开口提韩王，所谓“不义”，自指韩也。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

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从容得妙。曰：“**鯁生说我曰：急中骂语，皆极传神。‘距关，毋纳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偏从容。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又倔强，又急速，传神之笔。**【眉批】**以一笔夹写两人，一则窘迫绝人，一则从容自如。性情须眉，跃跃纸上。史公独绝之文，《左》、《国》中无有此文字。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到底从容，音节琅琅可听，只如此妙。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自出机警。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机警。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机警绝人。张良出，邀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此等处皆特写项伯，所谓传外有传也。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人与非常也。自解语，与曹无伤语对针。若范增之言，本非羽心，且亦无可置辩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眉批】**“反”字下得妙。明明以君待羽，以臣自待，其忌不烦解而自释矣。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语气详慎卑抑之至，大英雄能屈处。凡此文皆特特与项羽对看。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娓娓如闻其声。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线索清出。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兄弟之益如此，所以谓沛公之机警，并非子房所及。项王许诺。直性。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眉批】**此下一段，千古处危难现成榜样，未可以文字视之。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一合说来，化异为同，妙著。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语意瀟然，真辞令妙品。今者有小人之言，轻带，浑得好。令将军与臣有隙。”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脱口便尽画出直爽来。不然，籍何以至此？”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当日，沛公独惧此耳。**【眉批】**无端将坐次描出。次用“亚父”二字，一唤摇摆出“范增也”三字来，便将当日沛公张良之刺心刺目神情，一齐托出纸上。史公冥心独造之文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决同，欲其早决断也。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亦至言。若入前为寿，写定计明划。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是激庄语，非正意。庄则人为寿。“则”字娟峭。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疾甚。沛公何以得此，岂非天乎？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眉批】**高祖定天下，诛丁公而侯项伯，此中实有不可一例论者。先辈或以此为例，非也。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接过，如鹰隼之削。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急语能缓，愈见其妙。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若无此念，如何敢入。**【眉批】**樊哙谏还军霸上，及定天下后排闷问疾数语，俱有大臣作用。此段忠诚勇决，亦岂等闲可同？论世者宜分别观之。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合前坐次看，便如画。瞋目视项王，头发上



指，目眦尽裂。出色细写。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一问一答，如布定着数，缺一不可，乱一不得。项王曰：“壮士，品目妙。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处分妙。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此等琐细处，愈见哙之气雄万夫。若一直粗豪，则了无生趣矣。项王曰：“壮士，又赞，妙。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借势递入，捷而雄。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借秦王骂项羽，巧甚。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以叛胁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当时羽深讳此约，偏要提出，妙矣。尤妙在下文回护得好。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还军霸上本哙之策，故此语前所无，此独宣之。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先入秦应王矣，却又以封侯之赏推尊项王，明明以霸王归之，所谓回互法也。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亡秦’语应起句。窃为大王不取也。”【眉批】汲长孺“大将军有揖客”之语，直中带婉；舞阳侯鸿门谓项王之言，激中有巧，俱千古词令绝品，非苟然者。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写此时情事险甚。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细婉之笔。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樊将军快绝。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奇绝语，看熟不觉耳。【眉批】哙实有学问，狗屠中有此人，虽欲不取封侯之贵，得乎？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张良留谢，自作一段读。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眉批】“会其怒”一语，倒映出方才席间气色来，遂令斗酒彘肩一着分外出色。此杜句所谓“返照入江翻石壁”之妙也。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

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重提一笔，以醒大关口。真是千古妙手。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先将行色路径细细点出，方逆接“谓张良”一语，良工心苦，于此可见。若先语张良，下重叙行色，如何再接入鸿门留谢事乎？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八字是子房意中语，非叙事也。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以醉为托。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献大将军足下。”数语耳，亦有体有韵。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中矣。”直说妙，词又逊婉，非子房不办此。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反衬下文。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愤极，骂不得项羽，只骂项庄，妙。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亦遥与谓项庄语应。【眉批】亚父之愤，固不必言。然碎玉斗一事徒见其粗，何益于事？增以七十之叟，既知将为之虏，犹恋恋于羽，何耶？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了案。

项王欲自立，先王诸将相。提一句，方有架落。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明谓义帝也，心事毕露。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只叙战功，便令诸公皆出己下，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归重有法。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语